

恺蒂

随笔

伦敦空巷，后会有期

四月的第一个周末，阳光明媚，气温竟升到二十度。图亨公园中花树婆娑，新叶诱人。人不算多，或走路或跑步，或仰卧起坐俯卧撑，大多是锻炼的人。也有些父母在陪着孩子玩球骑自行车。大家小心地保持着两米多的距离，对面有人过来，就互相绕个弯。英国实施社交疏远和居家隔离，正好两周。

这两周来，阳光明媚的日子还真不少，每天早上起来看到无云的蓝天，都好像是一种幸负。2020 年新年伊始，几乎每个周末都是大风暴雨，英格兰中部汪洋成灾。三月初天气才开始好转，新冠疫情却连续升级。政府终于在三月十八日决定关闭学校并取消所有大型活动，二十日宣布关闭所有酒吧饭店娱乐场所，建议社交疏离及居家禁足。但那个周末公园及各大景区却人满为患；二十三日，将“建议”改为“指令”；要求全民居家隔离，大举减少人口流动及接触机会，延缓疫情蔓延的速度。能在家办公的就不要去上班，每人每天可就近出门一次锻炼身体，仍可出门采购生活必需品，但要减到最少次数。

从春节开始，我们就知道国内亲朋

全城隔离的情况，所以，英国这一“严格”措施，在我们看来，是完全可以接受的，是没有商量余地的。所以，第一周朋友中就有不少人觉得这禁足隔离实在太难适应，真的让我惊讶。我当然明白个人自由和集体责任的讨论，但政府以禁足来保护全民医疗系统，不能让医院在重压下垮掉，这种要求真的不算高。面对着日渐温暖阳光灿烂的天气，如何能保证身体健康的年轻人不出门躺在草地上晒太阳，真是个难题。他们总觉得，万一染病，扛一扛也就过去了，所以，新闻社交媒体上常有刚刚下班的筋疲力尽的医生护士的含泪呼唤：“我们不需要你们做任何事情，我们就是需要你们待在家里，你们只要不出门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了。”这里强调的，不是你自己不要被感染，而是你不要成了感染的媒体，把病毒传给别人。

其实，我们从三月十四日就开始“社交疏远”了。那天去牛津把正好放假的女儿接回伦敦，因为她的学院里已有确诊病例，她隔壁同学有症状正在自我隔离，而且她自己也有咳嗽，我们也就不再出门，取消了两个与朋友聚会

的饭局，想到万一真有感染，不要传给别人。

虽然主动疏离，但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没有改变。我们一直就是在家办公，有文章要写，有翻译要完成，有新书要编辑，忙上加忙，一天中没有需要填空的时间。两个孩子都回了家，更多了些烧饭洗衣清洁的工作。

等到全民疏离，亲人朋友们的联系反而更多，大家都发现了一个极棒的虚拟会议软件 Zoom，于是，和家人朋友们定时约好 Zoom 聊天，每周一次互相问候，虽然能够随意见面时，可能也只要一两个月才碰一次头。我们还通过 Zoom 视频参加了一位朋友的四十岁生日晚会，南非和英国将近三十个家庭参加，不少在家里挂上“生日快乐”的横幅，好几位做了自己可以享受的蛋糕，也有不少人的打扮完全如出门参加真正的庆生会，会弹拨吟唱的献上歌曲，从小就认识的会说几段成长逸事。

有人把现在称为英国的“至暗时刻”，但英国还有句话：遇到困难事，先开个玩笑再说。四月五日女王奶奶的电视讲话中，说起英国精神：“我们的后代将会说：这一代英国人和他们的先辈一样坚强。我们在抗疫中的自律、平静、些许幽默的对应，以及富有的同情心，将是持续发扬的英国精神。”这里“些许幽默”非常重要。

最近在英国网红的是 Ben Marsh 一家翻唱《悲惨世界》中的《只待明天》一曲。据说此公是英国肯特大学历史系的教授，他们唱出了居家生活的各种无奈，妈妈说到网购难以等到供货上门的时间，祖父母们不会用网络与他们聊天，四个孩子在同一屋檐下相互厌倦，孩子们对足球和朋友的想念，对不用考试的窃喜，但网课几乎让父母崩溃……一家六口的歌声和音乐天赋真让人赞叹。

如果居家办公，也会有人在网上支招：早上起来一定要梳洗换衣，不要一天都穿着睡衣；开始工作前最好先出去走路或跑步，虚拟上班路线；作息时间按照上班规律，早晚茶歇及中饭时间与上班时一致，也可与其他同样在家办公的同事们闲聊片刻，恰似午休；一天工作结束后，与其他同事说声再见，把工作电脑文件等另置。

当然，隔离日，读书日，不少朋友已经开始阅读《战争与和平》或是《尤利西斯》，当然还有曼特尔最近出版的《镜与光》，纸质书销量的上升虽然比不上卫生纸，但出版业似乎未受疫情影响。只是那些实体书店不得不关门休业，不知等疫情过后，多少还能重振旗鼓。

还有各种电影电视连续剧，有人开玩笑说，Netflix 注册人数上升的曲线几乎是与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增长的曲线相对应。那些关闭了的戏院也不甘落后，国家剧院把经典戏剧的演出放在 YouTube 上，观众可以免费观看，每周一出。詹

电灯已着了光，/ 我的心儿已这么光灿着！/ 我望着那弥塞底画图，/ 我又在 Cosmos Pictures 中寻检着！/ 圣母，耶稣底头，抱破瓶的少女……/ 在我面前翩舞。/ 啊，悲多汶！悲多汶！/ 我怎么却把你来寻着！/ 你乱发蓬蓬，水泉流着！/ 你白领高张，雪涛涌着！/ 你颀如狮，眼如虎！/ 你好像是“大宇宙意志”底具体表著！/ 你右手持着铅笔，左手持着音谱，/ 你笔尖头上正在倾洒“音之雨”。/ 悲多汶呀！你可在听些甚么？/ 我好像是在听着你的 symphony 了。

郭沫若此诗写于他在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大学求学期间。诗中咏赞的贝多芬肖像，可能即后来傅雷所译《贝多芬传》（罗曼·罗兰著）中刊出的有名的那幅。他重返福冈后于 1926 年 10 月 5 日所作诗《重过旧居》中也写到“哦，那儿贴过我往日的诗歌，/ 那儿我挂过 Beethoven 的肖像”，应也就是这幅贝多芬肖像，这就显示贝多芬是他当时仰慕的世界伟人之一，他还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新诗创作与贝多芬联系起来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赞颂贝多芬是“大宇宙意志底具体表著”，这种他所认定的贝多芬精神，正与他自己当时“立在地球边上放号”，对“力的音乐，力的诗歌”的追求相切合。

不仅如此，郭沫若在 1920 年 1 月 22 日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发表新诗《解剖室中》，首次写到贝多芬。他提出学医者在解剖台上“要和着悲多汶底乐风！”可见郭沫若当时应该听过贝多芬的交响乐或其他乐曲，所以他才会这样说。已有日本学者考证出郭沫若另一首新诗《演奏会上》是他 1919 年 11 月 15 日在福冈观赏九州帝大交响乐团演奏会后所作，但是次演奏会演奏的是门德尔松和勃拉姆斯，似无贝多芬的作品。直到 1921 年 6 月 3 日，创造社同人郑伯奇日记中还有与郭沫若“同赴音乐会”的记载。因此可以肯定，郭沫若当时对西方古典音乐入迷，但他与贝多芬具体“相遇”于何时何地，听过多少贝多芬，还有待进一步查考。

望野眼

清明

漠漠积云里，红日像一滴胭脂泪，沉沉不坠。几阵风刮落香樟树叶，轻轻巧巧就到了黄昏。

彼时身在北郊群山之中。那里有一座寺，藏得很深，路口竖着告示牌，言明并不开放。许多青年在盘山路上练习摩托车，车身锃亮，引擎轰鸣隆隆不绝。又有人在平坦处放飞无人机，没有感情的美丽机器，也像一只黑凤凰，向它主人的手腕献吻。

非常时期，人多便难免危险，因此甘愿额外走许多路，去往山巅。寺很小，红墙已经旧成了猪肝色，门前金塔瘦伶伶。降了半旗，大风里，树枝钩住旗角，不忍它辛苦低垂。紫藤漫生长，爬到树巅，与暮色一起，“偏怜高处”。它们共同正对着神殿，殿前不远，分明便有一座坟莹。很整伤，但无人祭扫。佛号声竟日自动播放，主人大约早已顺利往生。

塔下不远处，山石平整，是一处天然坡陀。将尽处断崖壁立，不知什么树开一团白雪花，又浸入浅深无尽

筆會

周末茶座



顾铮

非专业眼光

贝尔的东照宫“三猿”

发明家、企业家亚历山大·格拉汉姆·贝尔（1847-1922），不仅有像电话这样的伟大发明造福人类，他对于至今仍然受到读者喜爱、创刊于 1888 年的《国家地理》杂志的发展也贡献颇大。他在 1898 年出任国家地理协会总裁后，让杂志推行会员制，确保了杂志的稳定发展。同时，他还大胆起用年轻教师吉尔伯特·格罗夫纳，将杂志转型为图片主打模式，以其独特的定位吸引了全球广大读者。

贝尔自己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，出游世界各地时也不忘拍摄异域风情与《国家地理》杂志的读者分享。这张发表在 1904 年 5 月号《国家地理》上的照片，是他拍摄的位于日本栃木县日光东照宫神厩舍里著名的“三猿”。此“三猿”，从左至右神态举止各异，一个掩耳，一个堵嘴，再一个遮目，个个神态可掬，现在已经成为铃宫之宝。熟悉中国古典的人都知道，此木雕取意于孔子名言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”。现在，东照宫已经名列“世界文化遗产”，贝尔应该是最早为它的传播作出过贡献的人。据说，此“三猿”在 2017 年春天有过一次修复，但因为把它们们的眼睛描大了不少而遭受批评。

姆斯·科登主演的《一仆二主》是第一场，第二场将是《简·爱》。

我们家的孩子早已自给自足，最好我们不去烦他们，而且春假已经开始，他们正好趁机补觉。家中有小朋友的，那父母亲可就辛苦了。当然，能借助许多线上活动，例如一位名叫 Jo Wicks 的 Youtuber，在他的频道里早上上体育老师，每天早上九点发布一条半小时锻炼视频，带着小朋友及家长们一起来上体育课。也有家长为孩子在家里设立了米星饭店，爸爸穿着晚礼服当侍者，把橙汁和牛奶当成波尔多红酒那么对待。只是网课让家长辛苦，中国家长早就习惯的陪读，在英国家长这里可是新鲜事。难怪我们的群中经常会有网课的笑话——新冠病毒不可怕，能把人逼疯的网课才更可怕。

让我觉得最有创造力的，是原本要从新西兰回英国探亲的家人。行程取消，九岁和七岁的两个孩子无比失望，当爸爸的就执意要对他们进行补偿。他把客房改成了机舱，孩子的 iPad 被绑在前面椅子的背后，晚餐改成了飞行模式，鸡肉或鱼肉的套餐，用大纸盒剪出两个飞机窗口，后面是电视屏幕，从“窗口”能看到飞机的起飞，起飞后还能仰看蓝天白云，俯视广阔大地，当然，沙发床提供了头等舱的服务。二十四小时的飞行之后，孩子们戴着蓝红相间的英国国旗帽，拿着护照来到“海关”，正襟危坐的海关关员是特地穿了西装的爸爸，问题面试外加签证盖章。一个月，孩子们将对伦敦各大景点进行虚拟旅游……

这让人想到布雷德伯里的短篇小说《火箭》，那是一个太空旅行已是家常便饭的时代，一位看管工业垃圾场的爸爸，省吃俭用攒的钱永远不够带着全家四个孩子前往太空，于是，他用所有的积蓄买下被处理到垃圾场的一个旧火箭，拾给配置了所有设备后，他在妻子怀疑的目光下带着四个孩子前往太空，“月亮如梦幻般经过，流星如烟花般绽放，时间在蜿蜒的气体中流逝，孩子们大声喊叫着，从床房里爬将出来，几个小时后，他们从小窗口向外凝望：看到地球了！看到火星了！”

事实是，“垃圾场的大门上挂着锁，依然锈迹斑斑，没有变化。河边的那个寂静的小房子，厨房的窗子里亮着灯，河水流向同一个大海。在垃圾场的中心，站立着那个抖动着、轰隆作响的旧火箭，制造着一场神奇的梦境。摇晃着，咆哮着，让被吊床网裹住的孩子像网中的苍蝇那般弹跃颤动。”

在全民禁足的时刻，春天没有停下脚步。黄水仙依然怒放，迎春花还在枝头，粉色的丁香已经被绿叶取代，樱花树上还有一簇簇浅粉淡紫，街上的安静也让鸟儿们更为吵闹。女王奶奶最后那句“我们将和朋友重逢，和家人团聚，我们后会有期”，充满了坚守，也充满了悲壮，特别是今晚，首相刚刚被送入重症病房，让人想到二战时的那首著名歌曲的后面几句：“我们后会有期/不知会在哪里/不知会在何时/但我知道会在一个晴朗的日/保持着你一贯的笑容/直到湛蓝的天空把乌云推开很远。”

这场全球的新冠危机，最终的解脱可能要靠科学研究制造出疫苗和药物。但这也许是艰难而漫长的历程，是“不知何时”、“不知何地”的希望，在至暗时刻要保持头脑和心态的健康，除了些许幽默，也需要想象力，需要那“虚拟但神奇的梦境”。

2020 年 4 月 6 日于伦敦

毛尖

看电视

身披葱油饼脚踩棉花糖

这些年的电视剧，即便不是耽美小说改的，也常常是双男主设置。最近两周，先后上线三部电视剧。《鬓边不是海棠红》，耽改。《民国奇探》，擦边耽美。《成化十四年》，耽改。三观跟着五官走的时代，耽美早就是影视业最大的现实，看看电梯里清一色的广告男主，就知道当代女明星有多不容易。

我是耽美读者，没力气批评耽美，而且耽美小说也不是一家独大的问题，流行的说法是，把耽美类排除掉，就没网络小说了。再说，耽改剧的成就也有目共睹，《上瘾》《镇魂》《陈情令》，耽美主角从来出一对，红两个。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，演员们最怕接的角色是霸道男，《白毛女》剧组想让陈强演黄世仁，他限导演说，我还没结婚，演了黄世仁，谁家的闺女肯嫁我啊？后来《红色娘子军》找他演南霸天也是，都是组织出面做的工作，电影上映，陈强都不敢去坐公交。六七十年过去，霸道男成了所有演员争抢的角色，尤其是耽美剧中的霸道总裁，全国网友保证你大红大紫，搞得夹在两个 CP 间的女主，成为古往今来最不讨好人设，《民国奇探》中的女主就是一个例子。

耽美主人公都是唇红齿白人设，以青春性为最高纲领的当代影视剧，自然要迎难而上。也是在这个框架里，《海棠红》直接被吐槽为中老年耽美，因为黄晓明和尹正虽然都是中国最标致男人，但实际年龄要比原著人设大一倍，四五十岁还能留在伊甸园撒欢吗。不过，作为被耽美界称为大爷大妈的七零后，我倒是能接受黄晓明和尹正的年龄，也能接受尹正被表情包攻击的慈祥妩媚，但是，我不能接受，他动不动举个大猪蹄。

有十多年了吧，影视剧主人公性格描述里，常常会添加一项，“吃货”，而随着全球《舌尖》类系列的热播，吃货越来越成为最温暖的人设。本来，这都是好事情——银幕食物表现能力，一直还是我们的弱项，虽然中华美食历史悠久，可中华银幕料理却常常沦为断杀道具，所以，吃货主人公进军影视剧，必须鼓掌。但令人吃惊的是，七十年以来，吃货一般是小配角，但现在我们快找不到不是吃货的主

叶扬

名著与画

库克雷尼克索与契诃夫的《遛狗的女士》



十九世纪下半叶，随着期刊杂志在欧美的盛行，短篇小说这种体裁有了更多发表的机会，日益趋向成熟，法国的莫泊桑和俄国的契诃夫相继崛起，影响至为深远。《遛狗的女士》是契诃夫在欧美批评界最负盛名的代表作。

小说的男主角是家住莫斯科的银行职员古洛夫，已婚，有一女二子，对妻子又害怕又没有感情。他轻视女性，却颇有女人缘，常有外遇。开场时，他独自来到黑海之滨的雅尔塔度假，在这里邂逅一位年轻的“遛狗的女士”，找机会跟她搭讪后，知道她叫安娜，正在等待丈夫来此与她相聚。二人结识后经常在一起谈天、散步，安娜告诉古洛夫，当初出于好奇和对新生活的期望而出嫁，现在发现自己并不喜欢丈夫，对婚后的生活感到厌倦。耳鬓厮磨之下，两人终于有了私情。数日后，安娜被丈夫召回他们居住的斯城，两人匆匆分手。古洛夫回到莫斯科，本以为像以前一样，会很快忘掉这次艳遇，可是却始終忘不了安娜的身影。他找机会去了斯城，在剧场里见到了安娜。安娜惊恐不已，可是也坦承自己也一直难以忘情，答应一定去莫斯科找他。之后每过数月，安娜就以看病为由，去莫斯科与古洛夫幽会。两人发觉彼此已经深深相爱，不愿再分居两地，继续过着这种偷偷摸摸的生活，决心要设法面对。小说的结尾是短短一小段：“本以为很快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，可以开始灿烂的新生活；可是两个人心里都明白，他们前面还有很长、很长的路要走，而最复杂、最困难的那一部分，还只不过刚刚开始。”故事

人公了。

就说正在热播的三部。《海棠红》里，尹正是吃货。《民国奇探》里，胡一天是吃货。《成化十四年》，官鸿是吃货。看过一个材料，《海棠红》里的尹正角色，有程砚秋的影子，程也临阵吃猪蹄。但是，程砚秋会这样吃猪蹄吗？这样豪放吸猪蹄的，是《祖宗十九代》里的于谦，是洪七公，是周星驰。

吃相是真相。求取耽改剧的编导，没有小津安二郎表现餐桌的能力，还是让主人公喝点饮料保持仙气吧。《断背山》里，恩尼斯和杰克干柴烈火，李安每次就让他们喝点酒。《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》里，艾里奥和奥利弗是戏戏水吃桃核。普通人生是，“他喝着冰凉的啤酒，却不小心从大开的嘴里流了些酒出来”，耽美人生是，“他喝着冰凉的橙色液体，却不小心从他半张的薄唇间溢出几丝残汁”。耽改剧的影像空间其实一直在那，可惜的是，一边黄晓明出场为了片方抗日，一边 CP 组队坐下就吃硬菜嗑瓜子，两边燥干，怎么水灵？真的，强烈建议耽改剧组搞一个食物团队，像现在这样，尹正吃猪蹄嗑瓜子，胡一天吃糕点抓爪儿，官鸿吃烤肉撕油条，这么上火的影像风，撒点狗粮整点壁咚就想建设三生三世兄弟情，那《花样年华》就是吃饱了撑的给云吞配那么水汽的音乐。

世间万物，唯有美食不可辜负。吃确实是爱的最好喻体，墨西哥电影《巧克力情人》中的女主，她烹饪的时候悲伤，吃了这道菜的人也都痛哭。这是食，色，性，也是吃货全球通吃的关键。但愿将来影视剧能在食物中投入身心，湿度极高的《小森林》就是很好的教材，到那时，我们的心上人，身披葱油饼，脚踩棉花糖，手持叫化鸡，也能耿出美来，那就功德无量。

反正吧，两周连看三部耽美或疑似耽美剧，我认识到一点，题材剧看似，四方甩锅由来已久，未来，如果大家都能用好自己的大猪蹄子，资本、剧组、院线、观众之间的兄弟情，也是能建设好的。到那时，我们在银幕上听到，爱上你的那天不是因为你有好多好，而是那天阳光正好，吃得饱饭，画面上的食物就不会只是一桌瓜子。